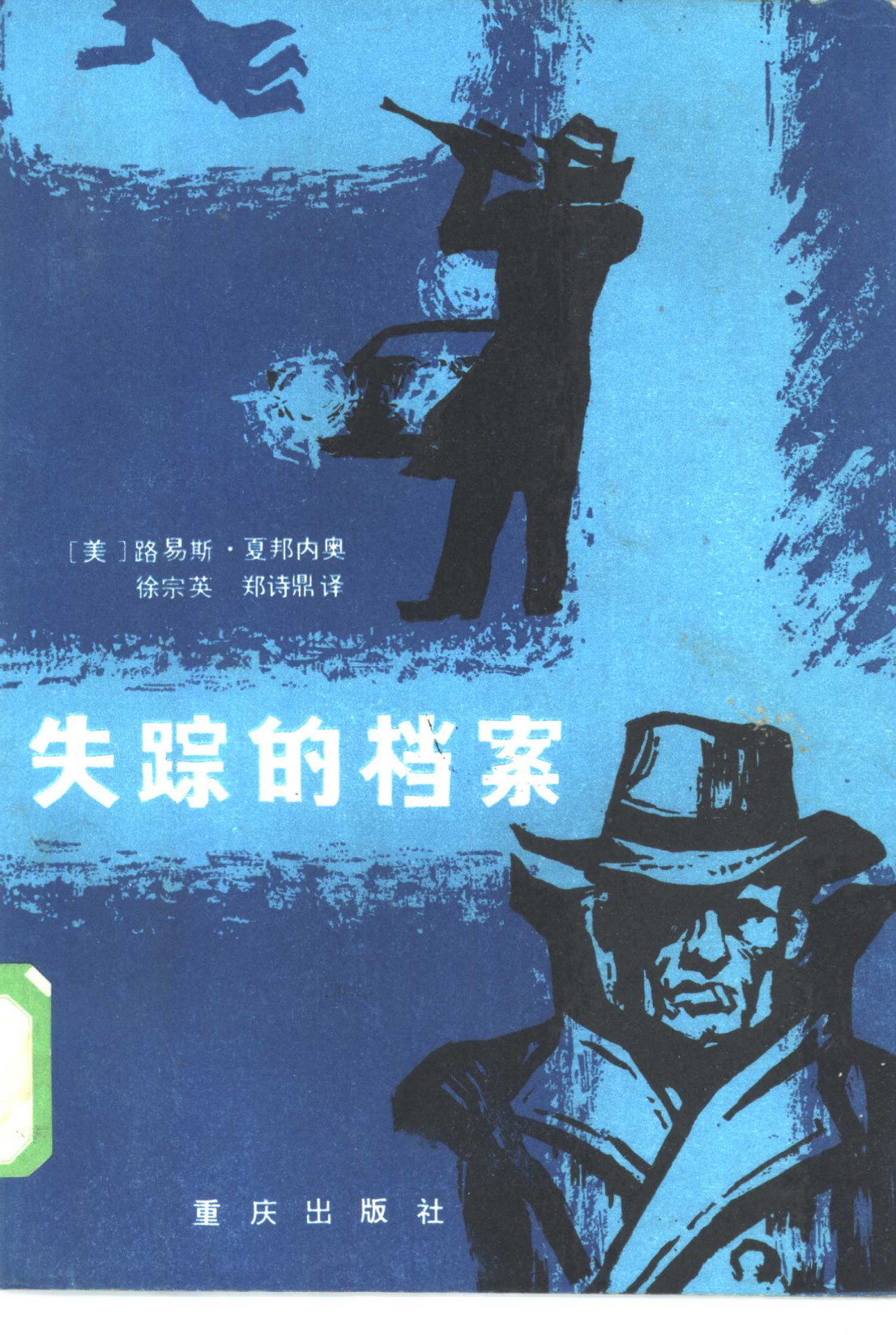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[美] 路易斯·夏邦内奥
徐宗英 郑诗鼎译

失踪的档案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【主 编】张其成 王德胜
【副主编】王 岩 王 岩

失踪的档案

王 岩 王 岩

失 踪 的 档 案

〔美〕路易斯·夏邦内奥 著
徐宗英 郑诗鼎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陈 榕

封面设计：王 平

失踪的档案

〔美〕路易斯·夏邦内奥 著
徐宗英 郑诗鼎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187×1092 1/32印张：6.625 插页：2 字数：133千
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26,100

书号：10114·210 定价：0.73元

内 容 简 介

1981年盛夏，美国的圣·迪摩特欧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爆炸。当地特工里卜特查清了事件真相，原来是一个代号叫布里的特工背着联邦调查局一手策划的。里卜特为此建立了布里档案。布里杀死了里卜特，却不知档案下落。

事情纯系偶然，偷车贼随手牵羊盗走了车内一份文件——恰恰是布里档案。以后，为找到失踪的档案，布里与联邦调查局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胆略过人的布里制造了种种假象，肆无忌惮地杀人灭口，经过种种波折，布里终被正义所征服。

故事悬念迭起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步步逼来，目不暇接。如实地再现了联邦调查局一场惊心动魄的内部倾轧，同时揭示了犯罪分子视法律为儿戏的心理和行为。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有现实意义的侦破小说。

一个二月的早晨。离天亮还早。寒气袭人。在西厄斯的山麓小丘上，有一个人机警地在挂满冰霜的树枝间走着，松针象许多手指划过他的脸面。他轻轻地拨开一根树枝。

透过树隙望去，下面有一个湖泊，活象一枚古老的银币，微微泛着亮光。他停下来核实方位，还看不见那间小屋；只有远处，在湖的对面闪着一点光亮，象一颗星星。那可能是游船码头吧。他走了一点弯路。

湖边的山坡陡峭，树木丛生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运动，每走一步都先用脚试一试，以免弄出声来。他身穿黑衣黑裤，甚至脸上也抹得漆黑。

他顺着湖边望去，不免感到有些失算。这时他看见了那所小屋，没有一丝灯光，孤零零地立在湖的东岸，离他大约有二十码。

他抬起左臂，按了按手表边上的键，表面立刻显出绿色的数字：4:52。他在树丛中匍匐着逼近小屋，待看清那伸进湖中的小码头和泊在边上的一只小船，他才停了下来。

小屋有一面墙上没有窗户，他就在那边的林间空地里等着。

沃隆·里卜特很早起了床。他心事重重，难以安眠。

小屋里冷浸浸的。他不愿意浪费木材，昨夜让炉火熄灭了。他在石砌的壁炉前蹲下，在炉里放了一叠报纸和一些木块，然后擦燃了一根火柴。

炉火欢快地燃起来了。他穿上衣服，在炉上放了一罐咖啡。他身材颇长，只有稍圆的腰身说明了他一生都在节食减肥。五月六日他就该满五十五岁了——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到了五十五岁就非退休不可。

沃隆·里卜特大半辈子都在联邦调查局干特工，回首往事，他为自己庆幸：他跑遍了整个美国，大小机关都呆过。一个特工要遇到的事，他几乎都经历过了。他一辈子没过一天安稳日子，但是乐在其中。

这最后六年，他是派驻圣·迪摩特欧的高级特工，经常独当一面。他管辖北加利福尼亚的几个小城镇，那里的居民和地势，他全都了如指掌。他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戴，使他对他的特工工作和他代表的联邦调查局感到自豪。正象他有时说的那样，好歹还是这一行最好。

难怪他会担心出事。他知道，他找到的证据会使他热爱的联邦调查局蒙受损失，失去公众的信任，遭受猛烈的抨击。

素来平静的圣·迪摩特欧发生过一起非常事件，一小股激进分子和当地警察对峙时，酿成了惨案。这就是祸根。

出事时，沃隆·里卜特在场。他目睹了那一次猛烈的爆炸。几百万美国人认为，这次爆炸事件是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晚电视新闻中的高潮。有的鼓吹公民自由的人说，不是警察开枪打中了激进分子的弹药库，便是激进分子孤注一掷，自己无端引爆了炸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使沃隆·里卜特伤透脑筋的问题。爆炸发生时，他亲眼看见木头、金属和玻璃碎片如雨点似地落满了两个街区；也看见尘埃消散后出现一片废墟——黑乎乎的，余烟未尽；而片刻之前，一个骚乱分子的头目就在那儿洋洋得意地数落着社会的弊端。他站在那里问道：这事件怎么会发生呢？

这个问题老缠着他。他开始悄悄寻求答案。他独自调查了几个月，逐渐了解到事情的真相，反复核实，最后得出了不容辩驳的结论。人民革命委员会被绞杀绝非一起偶然事件，而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手策划的。

那个特工长期没有露面，他行动的代号是布里。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，却没有布里这个代号。但是沃隆·里卜特已被这个案件迷住了。他逆反上司的意志，独出心裁，死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。他找到了所有的线索，进行梳理分析，直到两天前才找到了要害。

他知道布里是谁。

夏季未到里卜特就来到了这林间小屋，以便独自思考问题。他脑子里乱糟糟的。他预感到他将从此不得安宁，因为

现在他非得把真象揭出来不可，再等下去就有危险。

他背着联邦调查局搞了这项调查。他心里无数，没敢去请示报告。搞调查就得向人提出问题，随时都有危险，一句话说走嘴，或脸上露出好奇的表情，事情就会传到不该听话的人的耳朵里去——“沃隆·里卜特究竟要干什么呢？”

布里一定知道了！

里卜特一直谨慎小心，办事周密，从来不漏声色，但谁能担保万无一失呢？

早晨六点过一点，沃隆·里卜特就匆匆穿上格子呢短大衣，开门走到小屋外面。他抬头一看，天色已经发白。他觉得湖那边好象有一只鹰低着头慢慢地在飞。他立刻本能地感到惊恐，好象小鸡看到老鹰从天上向自己猛扑下来似的。

那个脸上抹黑的男人一听到小屋的门关上，立即开始行动。沃隆·里卜特刚走出前门，来到门前窄窄的木头平台上时，这个人便转过了屋角。他看见里卜特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。里卜特听见靴子在泥地上打滑的响声，便警觉地扭过头来。他脸上惊惶的神色说明他已经看到了危险。

布里双手举起的那管枪形状古怪，象中世纪的弩，只是比弩更轻更小。枪是金属做的，闪闪发亮，枪管很长，两边带有翼状的附件。布里一扣扳机，只听见轻轻的扑哧一响。

飞针打中了里卜特的太阳穴。只见他身子一歪侧身靠在门框上，他被一股强电刺激打昏了。他并没倒下，只是身躯顺着门框慢慢往下坠，最后半坐在门槛里。

布里跑过去，从里卜特太阳穴拔出针来。飞针拴在两根包着塑料皮的细电线上，电线另一头固定在枪的两翼上，被打中的人不会致死，只是昏迷，失去反抗能力。里卜特只会昏迷几分钟。布里不想格斗，免得留下暴力的痕迹。

他弯腰把里卜特扛在肩上，一直扛到湖边，走入冰冷的湖水中。湖底坡度很陡，他走到码头的终端时，湖水已齐腰深。他放下里卜特的身子，把他的头接入水中，只见这个特工的眼睛忽然睁开了。

里卜特只有气无力地挣扎了几下，他还没有完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这时咕噜噜的水泡冲上了湖面。布里又等了半分钟才拖起那湿漉漉的身子，放进系在码头上的一只小船。他用座位下的一张油布盖住了里卜特的尸体。

布里的目光掠过湖面，湖面上没有船，也没有灯。离这儿最近的一间小屋还有四分之一英里，现在季节未到，也没有人住。周围万籁俱寂。

他脱下里卜特身上的格子呢短大衣，拿着走进小屋，摔在壁炉前的一张椅子上，接着他便有条不紊地在屋内苦心搜索起来。屋子小，陈设简单，没有地方好藏东西。还不到十五分钟布里便明白他要找的东西没放在这里。

他恼怒万分。布里档案依然存在，里卜特把他藏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。

天刚亮，布里把船划进湖里。那个穿格子呢短大衣的人经常独自在湖里划船，因此即使有人瞧见也不会产生疑心。

船到湖心，布里使劲把里卜特正在变僵硬的胳膊塞进格子呢短大衣，然后他潜到水下，把船掀翻。船慢慢漂走了，尸体在水面上一晃就沉下水不见了。布里朝最近的岸边游去。

第一章

蒙蒙细雨弄脏了蓝色的福特·费尔蒙轿车的挡风玻璃。五月间几乎每天都在下雨，华盛顿特区活象一个蒸气弥漫的浴池。

快到八点钟的时候，联邦调查局派驻杜勒斯国际机场的特工哈里森·斯腾乘局里一辆公车外出。车尾的行李箱里有四只密封的装着文件的盒子，那是当天从加利福尼亚运来，准备转送到华盛顿市中区联邦调查局总部去的文件。斯腾八点下班，碰巧是星期五晚上，但是有批分好类的文件不能留放在机场，得有人转送才行。这份差事落到了年轻的斯腾头上。

离开办公室之前，他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帕蒂，说他不能按时回家，同时还焦虑地问起小女儿的病情。

“没事，就会好的。戈斯科博士说只不过是喉头有点发炎。你顺路把药买回来好吗？博

士说要吃那种药。”帕蒂讲了药的名字，这药在弗德科回扣商店才能买到。“商店九点关门，”她提醒说。

在驱车去华盛顿的路上，他突然想起要稍稍绕一点路才能经过弗德科。那样的话，即使交通拥挤不能按时返回郊区住所，他仍然可以买到药。

他在弗德科停车场停了车。蒙蒙细雨下个不停，黑色的碎石路上积起了一汪汪的水凼。他翻起短大衣盖住头朝药店跑去。停车场的车一排排的，他在中间绕道跑着，突然他在明晃晃的路上踩到什么东西，一滑便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这一跤摔得不轻，他一时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他发现有一只手摔破了皮，更糟的是，衣服的肘部破成一个洞。

年轻的特工轻声骂了一句。他摇晃着站起身来，一对打着雨伞的夫妇和另一个热情的顾客想去扶他一把，他摆摆手谢绝了，随即跛着脚走进了店里。

半小时以后，斯腾从药店里出来朝停车场走去，天仍在下雨。他觉得停车场的这一段灯光暗淡，开初他还以为找错了停车的地方。但他四下张望时，看见了下一个停车通道尽头一根柱子上的标记： M_2 。没错，他的车刚才就停在这儿。他记得刚才见过这个标记。

他惊呆了，在那儿站了足足一分钟，凝视着眼前的雨丝。他心情沉重。他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，急得快要疯了，但没找到车钥匙。他想，一定是刚才摔倒时丢的。

这辆联邦调查局的轿车就这样不翼而飞了。

开走蓝色福特轿车的年轻人调转车头向西驶上了五十号公路。他开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堡时，路上的车辆已逐渐稀少。他一直盯着后视镜，看到没有闪光的红灯，便减了车速。犯不着开飞车让人截住。轿车被盗一事肯定已经报警，车牌号码也可能输入了计算机。

想到这儿，他欣喜地扮了一个鬼脸。弗德科商店门前的那个家伙简直象是亲手把车钥匙交给了他。就在他盗取钥匙的时候，他还伸手去扶了那可怜虫一把。慈悲行善的好人，原来就是他呵！

他在帕里斯小镇停了车，在自助加油站加油。油泵自动加油的时候，他打开了行李箱。也许里边放着有趣的玩意儿。

行李箱里有四只卡片盒，每只约摸有档案抽屉一般大小，都用胶布粘牢加封。他用小刀划破封皮，开了一只盒子。他用手扒了一下里边的东西，发现是紧扎地码在一起的档案夹，便随手抽了一个文件夹出来。因为盒盖已经打开，他一下便注意到文件夹上端印的字：联邦调查局。文件夹的一角用粗体黑字印着三个字：已分类。

他把文件夹塞回盒子，一颗心咚咚直跳。他砰地关上行李箱的盖子。干了些什么事呀？偷了联邦调查局的轿车！他慌忙关掉油泵。得把东西扔掉，他想。

开出加油站之后，他加速往回赶路，他记得已经开过了十七号公路的交叉点。得尽快离开主干道。

他受好奇心的驱使，又在一个空旷无人的路边小站把车

停下，再次打开行李箱。他抽出档案夹，飞快地浏览里边的内容。尽是报告单和表格。“罪犯继续作案，已经受到注意……”警察的套话，陈腐的玩意儿。

他把这捆档案夹放回纸盒，这时他突然看见，竖放的档案夹下面还有一个档案夹平放在盒底，露出了一个角。他把档案夹拉了出来，很想知道这个位置与众不同的档案夹里有些什么东西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还是老一套——备忘录和谈话记录。

突然刮起一阵风，文件被吹落下地。他骂骂咧咧地伸手去抓，心想不能丢下任何一片纸头。他把被雨浸湿的文件捏在一起，塞进了尼龙上衣的口袋。犹豫片刻之后，他把空档案夹塞进纸盒，混在其他夹子中间。

他返身上车，兴奋得浑身发抖。他把车驶下十七号公路那七弯八拐的长坡道，一直往南开去。他关掉头灯，只在迎面有车开来时才忽地将灯扭亮，接着又马上关掉。摸黑开车别人看不见，他感到路上只有他一个人。但是已经不安全了。

本·托马森驾驶着一辆十八轮货车朝弗吉尼亚州的里奇蒙开，他把那庞然大物从五十号公路开到了南边的十七号公路，企图绕过车辆拥塞的华盛顿地区。晚上十点过几分钟的时候，他开始放长坡，似乎满有把握能算好车速，不用换挡便可以爬上第二道坡。他开到福特轿车的喇叭跟前，才发现那辆车在关着灯跑路。

本·托马森紧急刹车。拖车慢慢地脱了钩，隆起直向驾驶室扎过来。托马森把驾驶盘打过去顶住刹车，但是后拖车的轮子已经往肩角压过来。车轮犁过潮湿的地面，满载的拖车慢慢地朝一旁翻了过去。卡车的右前轮抵住福特，把它掀翻到公路外面。轿车冲破一道锈巴巴的装有倒钩的围篱，撞歪路堤，猛地头朝下扎进一条浅浅的河床，熄火了。

神奇的是，卡车的驾驶室没倒。本·托马森抓着驾驶盘骂个不停。两辆车刚才靠得太近了。

他扭开CB开关，给州警察局挂电话，不到十秒钟就通话了。斯莫基离出事地点不到五英里。

托马森从驾驶室里爬出来，四下张望寻找福特，只见轿车倒栽在河床上，后轮和行李箱朝天翘起。行李箱的盖子已经撞开了，亮起一道白光。托马森在默记现场的实况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好奇的人吃力地开车爬上了他肩角上方的公路，亮起头灯扫视下边的草地。几分钟以后托马森向弗吉尼亚的州警解释说，就在那时，他碰巧看见福特轿车的司机穿过田野中的深草丛，逃进了黑黝黝的树林。

华盛顿地区的特工首脑保罗·马西莫象往常一样忙活了十四小时，正要下班。这时特工斯腾报告说，联邦调查局一辆车被偷。

“听声音，斯腾已经泄了气的皮球，马西莫还是忍不住把这个年轻特工大骂一通。”“那好，就看你能否找到旁证，”马西莫说，“我派车送你回家。星期一早晨来向我汇

报。”

九点三十分，被盗车还没有下落。马西莫穿起雨衣对值夜班的人说，“那辆车一有消息，立即向我报告。”

他的家在华盛顿西南方向的新建郊区。快到家的時候，车上的无线电话里传来话说，被盗车找到了。一个弗吉尼亚州警正待在现场。“我要他通话。”马西莫说。

一会儿以后，电话接通了。那个警察报告说，他晚上十点九分接到一个电话，说一辆福特轿车的司机出事后逃离了现场，情况可疑。经询问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信息中心，才知道这就是联邦调查局丢失的那辆车。

“还有别的情况吗？”马西莫问。

“有的，先生。行李箱里有些档案盒。其中一个已经打开，里边装满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。”

“把东西扣住，”马西莫说，“我尽快赶来。”

四十五分钟之后，马西莫站在草地上面的公路上朝下审视着那辆被盗车。他读了卡车司机写的证词。“你能肯定撞车时轿车没亮头灯吗？”

“我懂你这话的意思，”托马森说，“好象我在为自己辩解，硬说没看见；但那辆车确实没开灯。”

“你能讲出那个司机的样子吗？”

卡车司机摇摇头。“我看见他时，他已经跑到田野中间。他个子高，有点瘦。跑动时头发飘了起来，所以头发一定很长。”

“什么颜色？”